

百年学术

语言文献卷

北京大学中文系
名家文存

温儒敏 费振刚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百年学术

语言文献卷

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

温儒敏 费振刚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语言文献卷)/温儒敏,费振刚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301-13615-7

I. 百… II. ①温…②费…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②文学研究-文集 IV. H1-53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8701 号

书 名: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语言文献卷)

著作责任者:温儒敏 费振刚 主编

责任编辑:艾 英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3615-7/G·233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32.25 印张 566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珍惜文脉 守正创新

温儒敏

北京大学中文系正式建立是在1910年，迄今98年。如果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开设“中文”、“文学”等科目算起，则有100年了。我们把1910年作为北大中文系创立之年，这一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中国文学门”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建制，这时有了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其后，北大中文系历经1919年废门改系（改为国文系），1925年的“分科专修制”（分为文学、语言文字和整理国故三大学科），抗战西南联大时期，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燕京国文系、新闻系与北大国文系合并，成为北大中文系，分设中国语言文学和新闻两个专业；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设立语言专业）；1964年增设古典文献专业，形成文学、汉语、文献三个专业鼎足而立的格局。2001年试验增设本科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此外，与中文系相关的单位有1953年组建的北大文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前身），1983年教育部所属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机构挂靠中文系。1984和1985年先后成立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和比较文学研究所，1998年这两个所归入中文系建制。2001年汉语语言学和古典文献学两个教育部科研基地挂靠中文系。目前北大中文系已经发展成为有四个专业（文学、汉语、古典文献与应用语言学），包括六个全国重点学科（同时是一级重点学科）和八个博士点的系，其学科构造之齐全、特色之明显，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近百年来，北大中文系和所属的北大一起，历经风雨坎坷，始终关怀民生，关注现实，和祖国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和革命大潮中，北大中文系师生常常站在时代前沿，肩负先锋的使命，倾情奉献她的心血、智慧乃至生命，建树卓越的功勋。中文系光荣的

革命传统和学生传统,都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资源。

作为一个教学和学术单位,学术为本,育人为本,始终是北大中文系坚持不懈的方向。中文系的每一代师生,都努力适应时代的需求,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学术的关系,建立和遵循现代学术规范,在中文学科教学体制、课程设置以及研究方法的建立与完善等方面,在探求文科人才培养的规律方面,不断取得卓越的成绩,对全国同一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建设产生辐射性的良好的影响。北大中文系是现代中国学术建立和发展的一个缩影,每个阶段都吸纳和涌现出许多在学界领衔的著名学者,有的属于大师级人物,他们之中就有林纾、严复、陈独秀、沈尹默、鲁迅、刘师培、吴梅、马叙伦、周作人、钱玄同、杨振声、刘半农、胡适、孙楷第、朱自清、杨晦、罗常培、游国恩、王力、冯沅君、俞平伯、唐兰、魏建功、废名、沈从文、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杨伯峻、林庚、高名凯、季镇淮、周祖谟、王瑶、朱德熙,等等。一个又一个世代过去了,仰望北大中文系近百年的历史星空,我们为她的璀璨辉煌而骄傲。

北大中文系学术鼎盛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以及50年代院系调整,清华、燕京等校中文系合并到北大后的那一段时期,其在中文学科的学术建树上对全国相关的系科有过辐射性的影响。北大中文系的学科特色,也主要在这些时期形成。北大中文系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那些著名学者的学术理路和风格可能彼此不同,甚至互相砥砺,但都对学术抱有严肃诚挚的态度,共同形成了严谨和创新的学风。这是北大中文系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彰扬和继承的优良传统。北大中文系在本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中始终是站在前沿的,其经验得失可以影现一门学术史的脉络。我们编这部文集,首先也是看重学术史的意义,试图以此概览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变迁,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探究中文学科近百年的历史足迹。

近百年来,先后在北大中文系任过教的学者数百人,本文集只选取了其中最有成就和学术影响的62人,都是已经逝去的先贤。一看目录上所排列的名单就可以知道,他们不但是北大中文系不同历史阶段的学术代表,也是对本学科的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先驱,其中不少人的影响远远超出本学科范围。限于篇幅,每位先贤只选取其一篇论作,大都是他们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有的为了照顾篇幅,则选收了文字较短的篇什。论文的选择曾反复征

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并经过系学术委员会和部分资深教授的讨论。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个宽泛的学科，其实又可以分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汉语史、现代汉语、古典文献和文字学等不同的分支学科，也就是通常说的二级学科。本书所选的论作涉及所有这些分支学科，许多文章的论述又非常专门化，因此一般读者读起来可能会觉得庞杂，但这种“杂”的印象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本学科发展的多种纹理。和当今常见的那些大而无当的高头讲章比较起来，本书所选的众家先贤名作显得那样殷实，别有一种学术的尊严气度。如果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能从这本文集中领略到那种严谨求实而又不乏创新锐气的学风，多少识得什么是真正的大家风范，那么我们编书的第二个目的也就达到了。

当然，编这本文集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一种纪念，我们要以这种普通的形式纪念所有那些为北大中文系的创建和发展献出过智慧与辛劳的先哲前辈，当然也包括那些文章未能被收集进这部文集集中的前辈老师。还当感谢所有从中文系毕业的校友以及所有关心北大中文系，为中文系建设作出过贡献的人们。

这部文集初版是在1998年，北大正百年校庆之时。现在又十年过去了，北大正迎来110周年华诞，我们增订再版这部文集，增加了八位学者的论作。他们都是近十年间离开我们的，借此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北大中文系人才济济，大家云集。如今还健在并在教学岗位或科研领域持续发挥大的影响的学者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包括：袁行霈（古代文学）、葛晓音（古代文学）、费振刚（古代文学）、孙静（古代文学）、钱志熙（古代文学）、严家炎（现代文学）、孙玉石（现代文学）、钱理群（现代文学）、温儒敏（现代文学）、陈平原（现代文学）、谢冕（当代文学）、洪子诚（当代文学）、曹文轩（当代文学）、吕德申（文艺理论）、张少康（古典文论）、董学文（文艺理论）、王岳川（文艺美学）、段宝林（民间文学）、乐黛云（比较文学）、严绍璁（比较文学）、孟华（比较文学）、戴锦华（文化研究）、蒋绍愚（汉语史）、郭锡良（汉语史）、唐作藩（汉语史）、何九盈（汉语史）、朱庆之（汉语史）、陆俭明（现代汉语）、王福堂（方言学）、王洪君（语言学）、袁毓林（语言学）、陈保亚（语言学）、李家浩（文字学）、李零（古代文化）、安平秋（古典文献）、孙钦善（古典文献），等等。此外，还有一批发展势头劲健的年轻学者。按说“名家文存”也应当

收入这些著名学者的作品,但篇幅所限,在此只能罗列一下他们的大名了。

编就这部书,我们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同时也有一种学术的自豪和自信:前辈学人给我们留下如此丰富的学术遗产。温习光荣的历史也使我们产生一种紧迫感:在新的形势下,北大历来作为“新学之冠”的地位面临挑战,北大中文系的优势地位也不可能总是无可争议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兢兢业业,适应新的时代,发扬优良的学统,把前人所建树的学术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我1996年担任北大中文系副主任,1999年至今担任系主任,近十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一直主张以“守正创新”作为办学的思路,也得到全系师生的认可与支持。我们这个有近百年“文脉”的中文系,如何既保持自己的学术传统优势,也就是“守正”,同时又适应社会需求,在学术和教育上不断有所推进,是值得认真探索的。能在当前这种浮躁的环境中“守住”良好的学统,也就是属于“正”的那些优势,这本身就是保值和增值,当然,这也需要创新才能保得住。或者说,“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守正”过程也需要“创新”。现在“守正”可能比“创新”更难,需要更多关注,下更大力气。这些年人文学科越来越受到挤压,北大中文系能取得一些成绩,在全国同一学科仍能居于整体领先地位,主要也是靠“老本钱”,是在“守正”方面多下了一些功夫,我们有“创新”,那也是在“守正”基础上实施的“创新”,决不是甩开传统盲目跟进那些好看而无根的“新潮”。所以我又愿意把“守正”的意义理解为继续保持严谨而又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中文系的“文脉”生生不息,每一位师生都能从中获益。拜读先贤的著作,感受北大中文系的传统,我们有理由相信,北大中文系只要珍惜文脉,守正创新,就能克服各种困难,继往开来,以更加青春而又雄健的姿态,领衔学界,冠冕芳林,谱写绚丽夺目的新篇章。

2008年3月6日

目 录

序:珍惜文脉 守正创新	温儒敏(1)
列子伪书考.....	马叙伦(1)
音略.....	黄 侃(9)
声训论	沈兼士(26)
广韵四十六母标音	钱玄同(48)
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	刘半农(55)
《国语学草创》(节选)	胡以鲁(61)
新声韵学家对于等韵之研究	赵荫棠(68)
《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 ——跋葛毅卿《喻三入匣再证》	罗常培(84)
中国文法中的系词	王 力(92)
毛公鼎“朱𦵏、葱衡、玉环、玉璫”新解 ——驳汉人“葱珩佩玉”说.....	唐 兰(152)
《十韵汇编》魏序.....	魏建功(160)
汉语方言概要(节选).....	袁家骅(225)
历史比较语言学讲话.....	岑麒祥(259)
春秋左氏传研究.....	杨伯峻(273)
训诂学概论(节选).....	齐佩瑢(311)
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	高名凯(367)
“文”义探原.....	季镇淮(376)
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	周祖谟(391)
说“的”.....	朱德熙(419)

- 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 林 焘(449)
- 编码的理据性和汉语语义语法形态的历史演变
- 附论语言结构异同的比较研究与语言理论建设…… 徐通锵(471)

马叙伦

马叙伦(1885—1970),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字彝初,后作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浙江杭州人。曾任上海《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等报编辑。1911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21年起历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抗战期间从事反蒋抗日活动。1946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力于民主爱国运动。先后四次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哲学和文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在哲学、文学、书法等方面造诣很深。主要著作有:《石鼓文疏记》、《读金器刻词》、《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老子校诂》、《庄子义证》、《列子伪书考》、《石屋余沈》、《石屋续沈》、《马叙伦言论集》等。

列子伪书考

世传列子书。凡天瑞至说符八篇。出东晋光禄勋张湛注。湛云。是其祖录于外家王氏。永嘉之乱。仅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过江复得四卷于刘正舆家。正舆亦王氏甥也。又于王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亡。始得全备。湛述今本列子辜校如此。然高似孙谓列子与庄子合者十七章。其间尤有浅近迂僻者。出于后人荟萃而成。黄震谓列子之学不过爱身自利。全类杨朱。其书八篇虽与刘向校讎之数合。实则典午氏渡江后。方杂出于诸家。姚际恒谓列子言西方圣人。则直指佛氏。殆属明帝后所附益无疑。后人不察。以庄子中有列子。谓庄子用列子。不知实列子用庄子也。钱大昕谓列子书晋时始行。恐即晋人依托。钮树玉谓列子之书。见于庄子十有七条。泛称黄帝五条。鬻子四条。邓析关尹喜亢仓公孙龙或一二见或三四见。而见于吕览者四条。其辞气不古。疑后人杂取他书而成。何治运以为出郭璞后人所为。俞正燮谓出晋人王浮葛洪后。汪继培谓列子浅近卑弱于韩策所称贵正(正即虚之误字)尸子吕氏春秋所称贵虚之旨。持之不坚。吴德旋谓列子恐是周秦间人采一时小说而裨贩老庄之旨以为之。其同于庄处亦似从庄剽剥者。今人章炳麟亦谓其书疑汉末人依附刘向叙录为之(章氏又云魏晋人作)。余籀读所得。知其书必出伪造。兹举证二十事。(有三事同何治运)如下。

一事。书前有刘向校录叙云。列子。郑人与郑繆公同时。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然班固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八篇。自注云。名圉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吕氏春秋观世篇高诱注云。列子著书八篇。在庄子前。庄子称之。皆不云何时人。柳宗元据史记诂正刘向言。谓列子与驺子阳同时。鲁穆公时人。叶大庆谓驺子阳乃郑繆公时。刘向以为繆公者。误以繆为繆。而繆穆古字通耳。余谓叶说是矣。然郑世家注云。繆或作繆。考谥法并无二谥。繆繆与繆。字形相近。则本谥穆公。传写讹为繆繆。(本

梁玉绳说按文选琴赋注引正作繆公)或谓郑前有穆公。故柳以为鲁穆。不寤溢法。穆乃美行。繆是恶号。后人通假以致不别。祖孙异名。岂相妨哉。然余又考庄子让王篇云。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耶。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陆德明释文云。子阳。郑相。严酷。罪者无赦。舍人折弓。畏子阳怒责。因国人逐獬狗而杀子阳。然吕氏春秋首时篇观世篇高诱注云。子阳。郑相也。一曰郑君。自诱已不能考定。然诱知郑君者。韩非子说疑篇云。郑王孙申之为臣也。思小利。忘法义。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扰乱百官而为祸难。有臣如此。身死国亡。为天下笑。故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然史无郑君名子阳者。故又曰郑相。则诱意亦谓驪子阳矣。津田凤卿(日本人著韩非子解诂)谓子阳似郑君遇弑不谥者。考郑世家昭公弟子亹为齐桓公所杀。子亹弟子婴为甫瑕所杀。成公庶兄緡。郑人杀之。并无谥号。然事皆不类。又六国年表韩列侯三年。郑人杀君。四年。郑相子阳之徒杀其君緡公。然世家緡公二十五年杀驪子阳。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弑緡公。中无别立君事。表云郑人杀君者似讹。考世家注徐广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阳为君。是为康公。六国年表云。立幽公子骀。又以郑君阳为郑康公乙。班固云。郑康公乙为韩所灭。然则子阳岂即郑康公耶。其年与繆公相承。刘向言列子为繆公时人。岂指其始居郑时耶。然庄子让王篇苏轼以为伪作。盖所记列子子阳事。即本吕氏春秋(说苑载之亦本吕氏)别无可征。余谓子阳当作子驪。因驪子阳而讹。考庄子德充符篇云。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田子方篇云。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又吕氏春秋下贤篇云。子产相郑。往见壶丘子林。与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与门也。高诱注云。子产。壶丘子弟子。而庄子应帝王篇云。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司马彪云。壶子。名林。郑人。列子师。是列子又与子产同师。又庄子达生吕氏春秋审己并著列子问于关尹子。关尹子与老子同时。则列子并子产时可信。子驪正与子产同时。向校录群书。博见洽闻。号为

通人。而不省如此耶。然则叙录亦出依托也。(姚际恒已有此说)

二事。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并云。列子贵虚。庄子应帝王篇云。列子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戎。一以是终。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三子可为知列子矣。(此是结成列子既道之实故尸吕并云列子贵虚也本书乃以一以是终结季咸一章即伪作者不达其说剿袭而割裂之文义不全矣)而向叙录云。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汪中以穆王汤问他书误入亦误信为真故)则不与三子之言相应。而别录曷为人之道家。且寓言诡诞。庄生有甚。何足怪焉。岂非以二篇之义。远出后世。恐致诘难。故借托向言以为掩饰耶。又云。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乃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夫汉初百家未尽出。太史公未见列子书。不为传何伤。顾云。孝景时。其书颇行。则汉初人引列子书者。又何寡也。列子在庄子前。庄子称之。使其书颇行景帝时。太史公安得以寓言与庄子相类而不称。斯则缘其剿袭庄生。用为弥缝者也。

三事。张湛曰。八篇出其外家王氏。夫晋世玄言极畅。老庄之书家传户诵。列子贵虚。必在不遗。使其书未亡。流布必广。虽有播失。求之未难。何以湛述八篇。既失复得。不离王氏乎。

四事。天瑞篇有大易有大始有大素一章。湛曰。此全是周易乾凿度也。乾凿度出于战国之际。(胡渭谓纬书兴于哀平之际乾凿度纵出其先当在汉世惠栋汪继培并谓先秦有之金鹗谓纬候创于孔氏增于战国盛于哀平又谓孟喜卦气图本于易纬)列子何缘得知。且老庄言义。并与易通。然其敷辞。俱不及易。斯则晋世易老并在玄科。作伪之徒。缘以纂入耳。

五事。周穆王篇叙驾八骏见西王母于瑶池。事与穆天子传若合符节。穆传出晋太康中。列子又何缘知。或云史记略有所载。然未若此之诡诞也。(此文亦极懦弱无先秦气息)盖汲冢书初出。虽杜预信而记之。作伪者艳异矜新。欲以欺蒙后世。不寤其败事也。(四库提要反以穆传出于晋为汉魏人之所未睹而此书与之相合证此确为秦以前书正为所欺也)

六事。周穆王篇言梦有六候。一曰正梦云云。与周官占梦相合。周官

汉世方显。则此其剿窃明矣。

七事。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寻史记游侠传。轶有儒生侍使者坐。主父偃传。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匈奴传。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集解儒先汉儒作儒生。汉书王吉传。延及儒生。王莽传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儒生之名。盖汉世所通行。先秦未之闻也。

八事。仲尼篇云。孔子动容有问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夫使列子与子产同时。固可以闻孔子之言。然西方之人。何所指谕乎。(庄子让王篇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此西方之人谓文王也此历举三皇五帝而以圣者归之西方之人何所指谕沈潜怀小编必辨西方之人非指佛盖未明其伪也)斯缘晋言名理。剽取浮屠。作伪者囿于习尚。遂有斯失。(湛叙云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可知此书剽取非一)

九事。汤问篇所言多山海经中事。山海经亦晚出。(史记大宛传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能言也汉志形法家山海经十三篇郭璞毕沅皆据为古有此书之证然大宛传司马贞谓褚先生所补近人崔适谓后人直录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则山海经云云亦非司马迁笔矣要亦如列子真者亡伪者作者)则亦艳异矜新。取掇可知。

十事。汤问篇云。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殷敬顺释文引史记云。方丈瀛洲蓬莱。此三神山在渤海中。此事出秦代。引以为注。足征前无所征也。(文选琴赋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李善引史记及本书为注)

十一事。汤问篇云。渤海之东。不知其亿万里。有大壑。实惟无底之谷。案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郭璞注云。诗含神雾曰。东注无底之谷。谓此壑也。此为显窃山海经两文合而成之。不然。郭何为不引此详文而反援诗纬乎。

十二事。力命篇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颜渊二十九发白早死。阎若璩毛奇龄江永左暄金鹗并证二十九为颜渊发白之年。又证颜渊年四十二。惟淮南精神训高注颜渊十八而卒。后汉书郎顗传昔颜渊十八天下归仁。是十八之说。汉季所行。此由作伪者耳目所近。喜其说新。忘其忤实也。

十三事。汤问篇记火浣之布。末云。皇子以为无此物。传之者妄。萧叔曰。皇子果于自信。果于诬理哉。考庄子达生篇云。齐有皇子告敖者。释文引司马云。皇姓。告敖字。俞先生樾云。即列子之皇子。然广韵皇子复姓。又尸子广泽篇云。皇子贵衷。皆无征于他书。昔魏文子著论不信有

火浣布。明帝时有献此者。遂欲追刊前论。疑即作伪者所本也。

十四事。汤问篇云。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汪中证钟子期即史记魏世家之中旗秦策之中期韩非子难势篇之钟期。则楚怀王倾襄王时人。列子何缘得知。由作伪者既诬列子为六国时人。故一切六国时事辄附之而不疑耳。

十五事。黄帝篇云。鲋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洊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汧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是为九渊焉。俞先生樾谓此五十八字。乃他书之错简。庄子应帝王篇止列首三句。而总之曰渊有九名。此处三焉。盖以其与本篇文义无关。而古本相传又不敢竟从芟薙。姑存大略耳。不悟此文全袭庄书。而作伪者未悉庄子之旨。致庄子所削者举而列之。自显败阙。盖庄子此章之旨。如佛家所言止观。成玄英林希逸德清俱已明之。三机正当三止三观。其意亦与南岳智者不殊。于古说九渊之中独取三渊以为比擬。非是全无干涉。所为不列九渊全名。正以其他无关耳。作伪者不达。则取尔雅杂而成之。九渊虽具而文旨已绝矣。(容斋续笔十二论此云尔雅之书非周公所作盖是训释三百篇所用字不知列子之时已有此书否细碎虫鱼之文列子决不留意得非偶相同耶然则容斋已疑及此特不悟今本列子出伪作故犹有偶同之说)

十六事。力命篇云。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考汉志名家邓析二篇。班固自注云。郑人。与子产并时。颜师古曰。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定公九年。驷黻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则非子产所杀也。此湛注亦云。子产率后二十年而邓析死也。夫列子郑人。事又相及。何故岐误如此。盖作伪者用吕氏春秋离谓篇邓析难子产事。影撰此文。故不寤与左氏牴牾也。(荀子亦云子产杀邓析盖邓析与子产同时而见杀在子产卒后荀吕盖以邓析数难子产故谓子产杀邓析也)

十七事。汤问篇记孔子见小儿辩日事。桓谭新论所载略同。谭云。小时闻闾巷言。不云出列子。博物志五亦记此事。末云。亦出列子。则华所据为新论。疑亦出死子四字。为读者注语。不然。华当据列子先见之书也。此为窃新论影撰。对校谭记。确然无疑。

十八事。汤问篇曰。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按庄子逍

逍遥篇曰。朝菌不知晦朔。陆德明释文引司马彪曰。朝菌。大芝也。天阴生粪上。又引崔骃曰。粪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王引之引淮南道应训朝菌作朝秀。(广雅秀作蛸)高诱说为朝生莫死之虫。以斥司马崔说之非。是也。此谓朽壤之菌芝朝生莫死。乃影射庄子之文而实用崔氏之说。其为伪作。亦复显然。

十九事。力命篇曰。彭祖之知。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按庄子大宗师篇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则其寿不止八百岁。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辞注高诱吕氏春秋淮南子注乃有七百八百之说。孔广森严可均曰。大彭历事虞夏。于商为伯。武丁之世灭之。故曰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而亡。非实箴不死也。以余考定生于尧舜之世者为彭寿。(即彭箴亦即彭铿亦即箴铿见大戴礼及竹书纪年以受封于彭号彭祖)而其后世尝有于商为诸侯伯者。宋忠之徒。数其自唐虞历夏商约七百年。故或云七百。(陆德明庄子释文引李颙崔骃说)或云七百余岁(高诱淮南子注)或云八百。(宋衷世本注王逸楚辞注)而作伪者。不暇考定。即袭而用之耳。

二十事。天瑞篇曰。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按庄子逍遥篇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云在海河洲中。此乃袭山海经海内北经文也。彼文郭璞注曰。庄子所谓藐姑射之山也。使列子非出伪作。郭何为不引此以为注乎。

由是言之。世传列子书八篇。非汉志著录之故。较然可知。况其文不出前书者。率不似周秦人词气。颇缀裂不相条贯。又知天瑞篇言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周穆王篇言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核。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汤问篇言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之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此并取资于浮屠之书。尤其较著者也。(朱熹谓此书言精神入其门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之所由出论案此本淮南精神训文亦中土古义)若汤问篇之六鳌焦螟。放庄子之鲲鹏蜩触。黄帝篇之海上沤鸟。放吕览之好蜃。(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并引庄子海上之人好鸥者云云则此本庄子文也)如此者不可胜数。崔述谓其称孔子观于

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于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汪继培谓其荟萃补缀之迹。诸书见在。可覆按也。知言哉。盖列子书晚出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而刘勰乃称其气伟采奇。柳宗元谓其质厚少伪。洪迈宋濂王世贞且以为简劲出庄子右。刘埙谓漆园之言。皆郑圃之余。岂盲于目者耶。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与。

(选自《天马山房丛著》)